



不負此生(上)

傅漢洵 / 口述 朱婷 / 撰文

傅漢洵, 1941年11月生于印尼北蘇門答臘省丁宜市, 後遷往先達, 籍貫中國廣東潮陽海門鎮。1959年12月底啟程回國, 1960年5月加入廣東省羽毛球隊。退休前任中國羽毛球國家青年隊副總教練、廣州市體育局羽毛球隊總教練等職, 培養吳迪西、關潤貞、勞玉晶、林燕芬、謝杏芳、張潔雯等多位羽毛球世界(奧運)冠軍。



▲傅漢洵在印尼的留影。

是笑容洋溢, 眼神堅定而明亮……

前輩們的幫助與指導, 奠定了我的羽毛球基本功, 將我真正引入職業羽毛球運動員之門; 他們對羽毛球的純粹熱愛與對後備人才的關愛, 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一生。

“那里需要你”

早在回國前幾年, 我的腦子隱約地就有“作為長子, 肯定是要回國”的念頭。在蘇迪曼向父親提出邀請的當晚, 父親便立刻向中國駐棉蘭領事館的馬領事詢問國內是否需要青年羽毛球人才, 並介紹了我的情況。在得到肯定回復後, 父親將我送回國的心情便更加堅定了。

1959年, 父親正式提出讓我盡快準備回國, 並開始準備我的行李。“你回中國吧, 回我們的家鄉廣東, 那裏的羽毛球隊需要你, 你以後可以代表中國打球!” 他對我說。我雖覺得有點突然, 心裏其實早有準備, 也立即答應了父親。

1959年12月29日, 我乘坐“芝麗華”號客輪, 在棉蘭市的勿拉灣港起程回國。父母和幾個弟弟妹妹前來為我送行。我的艙位是大通鋪, 在船舶的最底層。上船後, 我立即進艙放下行李, 又跑到甲板上, 擠在人群中尋找親人們的身影。我找啊找, 好不容易找到了, 便拼命揮手叫喊; 眼見着, 他們也一樣, 在幾千人的 crowd 中拼命地向我揮手呼喊, 即使根本聽不清彼此到底在喊什麼……

客輪緩緩出港, 我也就這樣離開家獨自回國, 不知何時才能與家人相見。我心中迸發出了從未有過的悲涼感, 潸然淚下。

1960年1月5日, 經過幾日海上的漂泊, 甚至遭遇了海上風暴, “芝麗華”號總算有驚無險地駛入香港水域。經過羅湖橋中綫後, 喇叭裏傳來了熟悉的歌聲——“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的歌聲多麼響亮; 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 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這首歌, 早在先達我就耳熟能詳了。而那一天, 在這樣的音樂聲中, 我的眼淚嘩地就流了下來。我知道, 我回來了, 我帶着父親的期望, 回到了祖國, 回到了家鄉。

在《歌唱祖國》的音樂聲中, 我們自覺地排成隊伍, 跨過了羅湖橋……

參考資料: 傅漢洵/口述 劉晨/整理:《赤子情·羽球魂——傅漢洵回憶錄》, 南方日報出版社。



▲傅漢洵回國前與家人的合照。

聽聞廣州又新開一家餐館, 印尼風味的飯菜和糕點頗為正宗, 我心癢難忍, 準備約上老友一同去品嚐。

此生無論在何處, 閉上眼睛, 童年時先達小鎮的樣子就在眼前; 印尼飯菜和糕點香甜的味道, 依然在口中蔓延……

先達“奇觀”

先達, 印尼北蘇門答臘省的第二大城市, 是我成長的地方。著名的印尼民歌《星星索》《寶貝》都誕生於先達附近美麗的多巴湖, 由先達華僑翻譯傳到了中國。

先達雖不臨海, 但海拔高, 氣候宜人, 四季如春。由荷蘭殖民政府規劃而成, 有着大片的橡膠、油棕、劍麻園; 還有火車站、足球場、公園、游泳池等。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 先達的商業已頗為繁華, 街道兩邊商鋪林立, 由於華僑眾多, 大街旁的橫街多以中國城市為地名, 被稱為“福州街”“南京街”“上海街”……

白天, 街道喧嘩熱鬧, 我穿梭其中尋伴玩鬧, 吃着零嘴, 耳邊是“先達國語”(印尼特色的中國普通話, 至今在全世界祇要聽到講這種話者, 十有八九就是先達人)、潮汕話、客家話、閩南語……夜晚, 店鋪關門, 街道便安靜了下來。印象尤為深刻的是, 每年年初的某段時間裏, 每到黃昏, 小

城交錯縱橫的路燈電線上總會密密麻麻地站着成千上萬的燕子, 嘖嘖喳喳黑壓壓的, 彷彿電影開場前合攏的大幕, 甚為壯觀。第二天一早, 小鎮“醒”了, 燕子也便成群起飛, 四處覓食, 到了傍晚再回來。如此反復, 是我心中舊時先達的一大“奇觀”。

多年後再問先達的家人, 燕子是否還如期而至? 家人答說, 這“奇觀”早就不在了。原來燕子和我們一樣, 也離開了先達。如今印尼的燕窩依然聞名世界, 燕子應該沒離開印尼, 祇是因城市開發搬到更遠的懸崖峭壁築窩了吧。

1950年, 我們一家剛搬到先達時, 暫時租住在友人家一間小房裏。1953年, 父親另起爐竈, 在先達“弟波尼格羅街1號”創辦了“新光印務公司”。我們便搬到了公司居住, 那是一座由鋅片、水泥、木頭制成的廠房, 前面用以辦公, 中間用以印刷, 我們一家人住在後面——用木板隔開的幾間小睡房裏。

白天父親工作繁忙, 母親帶着我們兄弟姐妹8人, 常給我們煮家鄉菜和印尼菜吃。早上急着上學, 母親還能給零用錢讓我們在外面吃炒米粉、椰煉糯米飯、“炸香蕉”等。我的童年與少年時期無憂無慮, 即使當時印尼華僑生存環境時有動蕩, 因有父母的共同支撐, 我們家中總是溫暖的, 充滿了歡鬧聲。

婉拒蘇迪曼先生

新聞上說, 受疫情影響, 原定於今年5月在蘇州舉行的蘇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團體錦標賽將延期, 讓人不禁心生遺憾。

猶記得2005年12月9日, 國際羽聯在吉隆坡宣布, 2009年蘇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團體錦標賽將在廣州——這座我居住的城市舉辦時, 我激動得一夜未眠, 深感此生與“蘇迪曼”3個字的緣分又續上了。

早在1958年下半年, 17歲的我代表先達參

加北蘇門答臘省羽毛球賽。在男單決賽現場, 我與代表棉蘭市的華僑青年黃廣源相遇。經過激烈的比拚, 我輸掉了這場比賽, 卻與對手一同, 獲得了前來觀賽的迪克·蘇迪曼的青睞。而就在幾個月前, 這位“印尼羽毛球之父”剛剛帶領印尼羽毛球男隊創造了歷史, 擊敗了3屆湯姆斯杯得主馬來亞隊, 第一次捧回湯姆斯杯, 讓印尼舉國歡騰。

作為先達籍人和印尼羽協的創始人, 蘇迪曼當時正打算回鄉尋找種子選手。他看着比賽的我們, 面露喜色, 急着向先達市羽協主席詢問兩位年輕選手的情況。該主席指着在旁陪着他的先達市羽協副主席——我父親傅高賓對他說: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一個是棉蘭的, 另一個高個子男孩就是傅先生的孩子啊!”

蘇迪曼驚喜不已, 表示希望帶着我們倆到雅加達, 與印尼國家羽毛球隊一起集訓, 好好培養。這樣的邀約對於當時的任何一個羽毛球運動員, 都極具誘惑。但父親緩緩委婉地說, 需要徵求我的意見才能決定; 並在第三天為蘇迪曼送行時婉言謝絕了。

事實上, 直到1965年後, 我才獲悉此事全部過程, 也才知道父親當年苦苦思慮了整晚: 一方, 是兒子對羽毛球的熱愛與充滿希望的未來之路; 另一方, 是祖國的需要以及拳拳愛國之心, 他內心糾結卻有了傾向。一年後, 果如父親所願, 我回了國, 加入廣東羽毛球隊, 並在之後的幾十年間, 見證並參與了中國羽毛球事業騰飛的全過程。我從未質疑父親當日的選擇與愛國之情, 而今想起, 更是佩服他的遠見。

可貴的是, 蘇迪曼先生愛才心切, 雖被婉拒拒絕, 卻主動派出當時印尼國手李寶燦赴先達, 給我們輔導了1個月; 隨後還同意我們跟着李寶燦, 從棉蘭乘機經雅加達到中爪哇省繼續訓練。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乘坐飛機, 更值得銘記的是, 當我們抵達雅加達走出機艙, 就看到了專程來接機的蘇迪曼先生。他身材不高, 帶着眼鏡, 氣質斯文果敢, 總



▲1959年, 傅漢洵(前排中)回國前與印尼華僑同學們的合照。

金山大峽谷： 養在深閨人未識

位于閩東福安市鬆羅鄉東北部的金山大峽谷生態風景區, 距福安市區僅40餘公里, 大峽谷中的飛瀑神泉比比皆是, 峽谷裏植被繁茂, 空氣清新, 涼爽舒適, 溪水上瀰漫着一層薄霧, 宛如來到世外桃源, 景區遊覽路綫全長3.5公里, 是集運動、休閒、觀光、娛樂、養生于一體的鄉村生態自然風景區。

過去金山大峽谷所在的金山村留守的村民們多以生產茶葉、竹子為主; 敢闖敢拼的年輕人則在外省經營玉石類生意, 收入頗豐。隨着政府對金山村的關心和扶持, 路網交通的改善將這個深山古村與外界相連, 在外的致富能手們不僅為村裏帶回了財富, 也帶回了家鄉的發展藍圖——利用村前的金山大峽谷, 在其之上架設玻璃天橋, 並依托峽谷兩旁陡峭的山崖, 開辟相連的環形觀光棧道。

從2016年開始, 他們陸續投資了

數千萬元, 並成立了福建虎砂岩旅遊開發有限公司, 如今建成的玻璃橋長135米, 寬2米, 懸於峽谷兩峰之間, 兩峰地勢險峻, 懸崖陡直, 透過玻璃橋面往下觀望, 大峽谷風光盡收眼底。行走在玻璃橋上仿若浮雲雲端, 御風而行, 驚險刺激。

走過峭壁延伸而出的環形觀光棧道, 沿着石階而下, 往峽谷更深處行進。湍急的峽谷溪流、嶙峋的怪石、蔥鬱的樹木, 玉帶般的瀑布肆意傾瀉、飛珠濺玉, 蕩起的飄渺白霧彌散在整個山谷之間, 金龍大瀑布、三潭疊瀑、挂簾瀑布、麒麟疊瀑等, 倒瀉在千丈懸崖, 閃耀着萬縷光輝。讓人仿若置身于仙境, 如痴如醉, 心曠神怡。

金山村地處福安與霞浦交界, 山高林密, 自然村分布多, 堪為戰略要地。革命戰爭時期, 毗鄰柏柱洋閩東蘇維埃政府的金山村民眾從創建蘇

區到迎接解放, 在中國共產黨閩東革命先驅領導下的土地改革運動、革命戰爭中浴血奮戰, 前僕後繼, 拋頭顱、灑熱血, 為黨的光輝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1930年至1933年間, 葉飛、施霖、曾志、馬立峰、占如柏等中共福安中心縣委領導人經常在金山、南溪一帶進行革命地下活動。在這裏, 紅帶會隊員劉新貴將自己的老宅獻出, 作為革命領導人的秘密聯絡點, 與施騰祿、劉清濤等總共9家連坐擔保, 營救革命同志; 也是在這裏, 劉昌岳以行醫和練武的身份作掩護擔任秘密交通員, 出色地完成了革命情報的傳遞、醫治傷員和護送革命同志的任務。這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史代代相傳, 使紅色火種生生不息。

伴隨着旅遊產業的不斷開拓發展, 金山這個坐擁綠水青山的古村落, 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金山”。據福建虎砂岩旅遊開發有限公司經理劉伏友介紹, 目前“三金”(即金山峰、金山溪、金山峽)風景名勝區觀光旅遊及配套項目還在進行中, 千畝生態觀森林、千畝生態特色茶園已初具雛形, 相信會吸引更多遊客來旅遊觀光, 未來, 金山村的經濟發展前景將更加美好。(林璐)

牛年之春采風, 應邀到古田九都走桃溪。此處溪門敞亮, 列岸青石砌堤。柳條吐綠, 早有鸕鳥應時登枝, 向人們傳遞春天的信息。而櫻花最是惹人, 樹樹熱情, 誘引我們進入花果山獼猴桃基地。

七級桃溪七道攔水壩, 一道就是一級大跨度臺階。如一個無形巨人, 一口氣在這裏踩下七個腳印, 形成七口方塘, 一派“天光雲影共徘徊”的幻像。其間也有灘瀨, 見聞嘩啦啦, 亮點白花, 又在訴說一個怎樣的源頭活水來呢?

桃溪水口形成在鹿角山下的蛤蟆橋。巧用這個水口, 別有虎頭山的朱子墨墨家山下的螺峰書院。與桃溪也就是一望之間, 這就是地理界“入山看水口”的奧妙所在。而書院的主席就是朱子女婿黃幹, 女兒以麥飯葱湯招待其父, 不知是什麼滋味。蘇東坡女兒說過“如嚼虱子”, 朱子卻道“補脾”養生。其過化之功也可以在蛤蟆橋下九祇石蛤蟆得到象徵。

鄉人說, 九都窮鄉僻壤, 要不是朱子神筆點化, 哪來九進士蟾宮折桂呢? 再說直到近代道光年, 還有一個進士鄭鏞榮歸桃溪, 造下老爺厝呢。

同行的書法家江山如數家珍: 留詩

七級桃溪書香飄

桃溪的還有慶歷古田知縣許當。他與歐陽修、梅堯臣都有唱和。《永樂大典》副總裁王偁除留下大典殘篇外, 也留記這裏農家的麻油生涯: “桃溪一帶綠桃花, 春來水上流胡麻”。若將本土詩人張楫“鷓鴣聲斷梧桐院, 蝴蝶香尋豆蔻園”佳句對應今天的桃溪景象, 那鷓鴣聲聲則是書院少男少女的朗朗書聲和嘹亮美聲, 梧桐院可視為蘑菇部落, 翩翩蝴蝶又是迷途未返的追逐情侶。這個中國美體休閒鄉村及3A景區和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的游人, 已經年達五六萬了。

歷史的沉澱是一種厚積。昨天是今天的歷史, 今天是明天的積澱。成就當下就是在創造歷史。鄉人心中有數, 桃溪的提升首推林澄清。他從桃溪走出去, 帶着香菇白木耳土特產走出去, 在北京、上海站住腳, 扎下根。發家後念念不忘祖輩未了的心願。興學辦書院, 教子多讀書。七級桃溪是他的創意, 清清白白, 清清明明, 與他的名字正和諧。成林在岸, 體仁在山, 與他的姓氏比興。花溪之美不僅在其色其香, 還美在果實, 美在核心仁心。這就是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的深沉內在吧? (陸宜根)